

内经讲义

伤寒论讲义

恽铁樵 著

周鸿飞

吕桂敏

点校



原序
十一年九月
时作此书，盖在病中，病中
注疏，形如日记，故前年病中
能三起三倒，而此书亦有所
谓，故不无遗憾，是其一也。书
中自拟为注本，多未定稿，若
何，遂左右为难，故能在此书
中，恽铁樵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内经讲义、伤寒论讲义

作者：恽铁樵

出版社：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17-09

ISBN：978-7-5349-8786-1

前言

20世纪初叶，是我国社会与意识形态嬗变的一个特殊时期。中国传统学术受西洋新知的全面冲击，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中医也未能置身事外。思潮激荡之中，中医学界仁人许多真知卓行，不但引导了当时中医学术之变革，开启了今日中医学术格局之端倪，而且其所达到的学术境界、认知深度，至今让我辈叹为观止，仍具有极强的学术生命力。

恽铁樵（1878—1935），名树珏，江苏武进人，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，曾在商务印书馆主编《小说月报》，有文名。后因长子病故，发愤学医，精研经典，又问业于伤寒名家汪莲石先生，深通《内经》《伤寒》之旨，以医名闻于当时。面对勇猛精进的西方科学，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医学，当时社会思潮出现了两个极端：一是盲目崇洋，彻底否定中医；一是顽固保守，拒不接受现代科学。铁樵先生以其渊博的医学知识、丰富的临床经验，主张“西方科学不是唯一之途径，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”，“医术之精粗在能辨证，辨证之真确在能明理，能明理，然后古书所言知所别择，是今日中医之立脚点也”，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吸收新知识，以提高中医学术，使之发展进步。

尽管当时政府已将中医摒弃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，铁樵先生还是于1925年创办了“铁樵中医函授学校”，申明其衷曰：“吾今为函授，非复如寻常人所为，以谋得数千金利益为目的。吾盖有大愿望，在使吾中国医学能维持于不敝。”“志在使中国医学日有进步，国粹学术不致凌替，并使铁樵苦心研求所得，普及全国，广传世人，以造就中医专门人才为宗旨。”铁樵先生教授学生应当具有古文学之眼光、新世纪的常识、临证之经验，实乃有自：“凡吾所言，皆古人所未言，今人所不晓，得此以治伤寒，可以破竹而下；得此以临床治病，可以见垣一方。吾所以能知此者，十之四五得之《内经》，十之二三得之西国医籍，其余则由诊病阅历悉心体会而来。”其断续办学共9年时间，全国各地通函授业者近

千人，授业学生40余人，其荦荦大者如章巨膺、徐衡之、顾雨时、何公度、陆渊雷、庄时俊等，日后均为中医学界骨干力量，对中医学界影响深远。

为方便函授教学，铁樵先生前后编写讲义教材共计14种，包括《内经讲义》《伤寒论讲义》《温病明理》《热病讲义》《霍乱新论》《金匱翼方选按》《验方新按》等中医教材，以及《新生理讲义》《病理概论》《病理各论》等西医教材，内容丰富，资料翔实，通俗易懂，切于实用。学员黄坚白曾言：“恽师著述讲义，示人以入门途径、规矩权衡，于是学者可以由是循序以进，而登堂入室。”金寿山先生回顾从医生涯时亦言：“真正在学医上给我开了窍的，是当时有人借给我全部‘铁樵医学函授学校讲义’。讲义上讲的，我当时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爱不忍释，就把它全部抄下来。就是这部讲义，引导着我踏进医学之门。”

铁樵先生一生学术功力尽在《内经》《伤寒》，其针对《内经》《伤寒》的学术研究，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训诂考证与依经解义，而是更注重整理其科学内涵、学术价值与临床意义，开创了民国时期中医学术研究新视野。体现在具体著作上，其理论建树首推《群经见智录》，其临床应用指归即在《伤寒论讲义》。

1917年余云岫先生著《灵素商兑》一书，意在揭批《灵枢》《素问》的谬误之处，认为作为中医学术根基的《内经》“无有一节可以为信”，由此彻底否定中医。此书一出，在中医界掀起轩然大波。针对余云岫先生对《内经》的发难，铁樵先生认为当务之急不该是逞一时口舌之快，而应当深入探求中医根柢之所在。铁樵先生对《内经》进行了更为仔细详尽的研究之后，于1922年出版《群经见智录》一书，对《内经》发源、成书、读法的论述，突破了长期以来盲目尊经的痼习，开拓了新的审视角度和研究方法；对易理、太极、五行的研究，落实在四时阴阳变化上，使一直以来玄妙费解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。在1925年创办函授学校之后，铁樵先生即以《群经见智录》的主体内容充作《内经讲义》，并在日后的函授教学过程中不断修订完善，由此形成多个版本，其关于《内经》的学术见解得以充分彰显。

《伤寒论讲义》是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当时所用伤寒教材，脱胎于日本丹波元简《伤寒论辑义》（以下简称《辑义》）。《辑义》采辑从成无己以下数十家注释，加以折衷归纳，逐条阐释《伤寒论》原文，考证精详，论理妥帖。在此基础之上，铁樵先生结合当时西洋医学新知、个人临床经验心得，对各家注释进行品评，深入阐述伤寒医理，为《辑义》再加按语，不做模糊影响之论，是其是而非其非，扬其长而避其

短，而成《伤寒论讲义》。虽然其中某些观点尚可商榷，而其严谨治学、探寻真知之学术精神，已然斑斑可见。与“民国”时期诸多伤寒类论著作一横向比较，《伤寒论讲义》注重临床实践，立论平实真确；在发皇古义方面，最能融会百家之精华（当然，此乃丹波元简之功业）；在融会新知方面，最能正确把握西医知识并为我所用。

铁樵先生在阐述函授学校办学宗旨时，开篇即云：“读吾书者，第一当知中国医学是平正的，非玄妙的，是近情著理、人人可解的，非艰深难晓、不可思议的。”“当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，无所谓秘密，又当知凡学有必具之条件，条件云何？即可以自喻，可以喻人，可以著书，可以传后，既如此，无所谓‘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’。”铁樵先生认为，欲使中医学进步演进，必须“发皇古义”“融会新知”，“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以新生中医”。这种学术主张在《内经讲义》《伤寒论讲义》中得以充分彰显。捧读讲义，对铁樵先生愈发景仰之情；反观世事，心中亦升废书而叹之慨。吾等中医同仁，是当日日精进，直道而行，为中国医学谋进步，以不负铁樵先生所望。

编者

2017年1月

铁樵函授医学开学演辞

读吾书者，第一当知中国医学是平正的，非玄妙的，是近情著理、人人可解的，非艰深难晓、不可思议的。何以言之？将健体与病躯比较，见病躯种种异状而知其为病，从种种不同之病推究致病原因，而知病之来路；从种种病状观察其将来，而知病之结果；从病因、病状以求免祸之道，而产生治法；以治法之有效者能愈甲病，更能用同样之法愈乙病，愈丙病，推而至于十、百、千、万，皆能愈者，著为定法，即医术也。然而健体与健体相较，不能无几微之差异。遗传，其一也；环境，其二也；年龄，其三也；男女，其四也。病状不同之中求其同，同样之病亦不能无几微之差异。山泽平陆，地之异也；春夏秋冬，时之异也；阴晴旱涝，气候之异也；剧劳、盛怒、嗜好，乃至大兵荒年、太平盛世，人事之异也。种种异点既极复杂，而各异点又复交互错综而生变化，则歧途之中又有歧途。从此诸多复杂异点之中求得其公例，消息其治法，治甲、乙、丙、丁而效，治十、百、千、万人而皆效，然后著为定例，而为之说明；太繁冗也，为之术语；难辨析也，为之证例，夫是之谓医理。理与术相合，见病能知起源，循因能测结果；望颜色，听声音，诊脉搏，候权衡规矩，可知痛苦，可知寿夭，能预定可治与不可治；返躬可以自信，语人可以了解，著书可以传后，夫是之谓医学。

吾闻国人之学西医者述其师德人某之言曰：“中国殆无医之国。”（此语见北京某医学杂志）吾国现在之医生，诚不少笑话，然以卫生行政与泰西较，良有逊色；若以平均人民之寿夭言之，以人民之死亡数、增殖数言之，虽无精密之统计，要亦相去不远；若以中、德医生治病之功过言之，更不能指出确证可以轩轻。若谓中医不能出国门一

步，此则有国力关系，况现在情形是暂时的，统千百年计之，将来固未可知；又况现在科学能力非无限的，即让一步说，亦五十步之于百步。然则有则皆有，无则皆无，中国果可谓是无医之国，德国亦不可谓是有医之国。若云中国无医学，则更不然。夫执果可以溯因，循因可以测果，预言可以征验，语人可以了解，著书可以传后，若此者不足当“学”，吾不知“学”字之范围当如何而后可也。若云中国治医者不能知藏府之真相、体工之变化，以故不足当“学”，此尤更不然。藏府、血肉、骨脉，躯体之内景也；喜怒、动作、痛苦，躯体所标著也。躯体，物质也，其所标著，物质所发生之势力也。凡物质皆有势力，凡势力皆附物质。物质消灭，势力消灭；物质变化，势力变化。就势力之变化，欲明其所以然之故，而研究物质之内景，两两对勘，然后知内景若何变化，斯势力若何变化，此即西方人士所自负之二十世纪新医学。见势力之变化，心知是物质内景之变化，然无术研求内景，仅仅就势力变化之不同，以推测内景而为之说，见某种势力有变化，悬拟必其所附之物质内景有若何变化，结果其所悬拟不能与真实相符，此即今日为人诟病之中国旧医学。新旧之争，千言万语，只此数言，已题无剩义。夫所悬拟不能与真实相符，旧医学之劣，已无从为之辩护。天演公例，优胜劣败。既确知其为劣，摧残之可也，废弃之可也，尚安足以言“学”？然此种见解可以判断他种事物，不足以判断医学，尤不足以判断中国医学，何以故？曰：此其理由有三。

凡理论，欲结果不误，必先前提不误；若前提有疑义，则结果鲜有能真确者。今问：“西国医学之优点，在能知躯体内景。西国治医者，何故欲知躯体内景？”夫亦曰：“躯体为物质，疾病为势力，欲知势力之所以发生，必先明物质之若何变化。”此语良是。然动物之躯体内景，与其动作所标著之关系，确有不可思议之秘密，人为尤甚。如云“物质消灭，势力消灭”，而动物之死，躯体绝不消灭，即是一可怪之事，以故近顷学者颇致力于生命之研究。夫躯体机能完全存在，而有死时之动作忽然息灭，然则躯体为物质，疾病痛苦为此物质所发生之势力，其然而不尽然也。抑不仅生命，即睡眠亦一绝大神秘。西国人谓睡眠是脑筋休息，或谓是仅仅官能休息。但何故睡中有梦，而又不定有梦？于是又有梦的研究，至今莫能揭破其秘密。而西医遇失眠症，辄用安眠药。吾曾值三人，其二皆用安眠药不效，竟至数星期之久目不交睫，后延不佞诊治，用珍珠母丸应手而效，其一为同乡张琴耜之妹，其一为南市富豪沈某也。至于第三人，则为合肥李少川之老太太，因失眠，西医予以多量之安眠药，竟长眠不醒。延不佞诊治，时已在大渐之顷，口唇、目珠均呈筋挛如中风状，是似寐而实非寐也。据此，是人类之动作与躯体，

其关系尤为不可思议，但就解剖以研究体工，对于治病果能胜任愉快无遗憾乎？此其一也。

中国古医书之荒谬者，无过于《难经》。《难经》号称秦越人著，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不见其目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亦无之，《新唐书》始列之，此必后出之书，当在东汉之后。夫躯体内景决非肉眼可见者，能于治疗有所辅益，以故古书皆不言。而《难经》独言之，肝何故沉，肺何故浮，胃重几斤，肠长几丈，粗劣荒谬，至为可笑。至于今日，乃劳时贤之习西医者为汉医之剪辟。岂知一为考校“肝沉肺浮”之说出《白虎通》，“肠长胃重”之说出王莽时，是必不通医者拾汉人唾余，托名伪撰之书，本无些微价值，何劳剪辟？然即此可见吾汉医对于躯体内景，的确茫然无所知，此亦时代为之，无可讳言者。然汉医对于外面可见之病状，所为之条例，创立之治法，则精确无误，往往神行意会，超乎象外，得其环中。例如，呕血、面红而脚冷，血液奔迫上溢，此时之有效治法为热酒熨脚，则血可立止；又用生附子、麝香帖涌泉穴，则血可以不复上行。又如妇人难产，肠随胎下，以艾火灸头顶百会穴，则已出之肠可以立收，是故《内经》云：“病在上者，取之于下；病在下者，取之于上。”此有“铜山西崩，洛钟东应”之妙，后世不知其妙，妄自造作，惯作神话，羌无理由。社会普通人以为中医之治病无非“医者，意也”，而中医之不肖者亦云“医者，意也”，几何不令人齿冷？再就西医言之，例如，遇呕血之病，谓是肺藏血管破裂，此于内景诚不啻见垣一方；因血管破裂，血出如决堤溃防，无法可止，则用冷罩，口中、胸部均以冰冰之，于是血立止；然血虽立止，病人因去血过多，则呈心房衰弱症，于是注射强心药以为挽救；而病人则又发热，热甚则喘，肺张叶举，经脉贲兴，所谓支气管毛细管炎症者继续发生，则于肺部加重冷罩，而以喷雾器助其呼吸，更打盐水针以补血，一面仍用强心剂维持现状。设备可谓周矣，而病者喘之不己，热之不己，不但肺炎，又见筋挛抽搐之脑症，于是更用冰枕后脑，俾延髓不得发炎，于是病者之体温不能及于脑部，更不能及于肺部，四肢、肠胃诸大小脉管，因失血过多起反应而变硬，心房因注射药之力暂时局部兴奋，兴奋过当，全体不能得其平均，体工之作用全隳，至于不胜压迫而死。今日西医学可谓神速进步时代，以吾所见，西医治血症大都如此法，吾曾见十人以上，无一幸免者。此种知内景、讲解剖之治法，较之汉医不知内景者之治法，一相比较，其相去之悬绝，恐不止百里、千里；又孰者当剪辟，孰者不当剪辟也？此其二也。

我国之医学，亘二千年无进步者也。日本汉医丹波元坚谓中国之医

自宋以后即渐渐退化，自鄙见言之，直是唐以后已无医书。第观王叔和之《脉经》，岂复有些微切于实用者？而自汉以前，文字既极简古，且又无书非残编断简，不佞所以疲精劳神治医学者，不过在此残编断简中于无字处悟得数条精义。假使向者不能于此残编断简中有所领悟，则吾亦将谓中国无医。须知学问为内美，膏粱文绣为外美。世固不乏处膏粱文绣之中，负有绝大学问之人，亦不乏用其学问猎取膏粱文绣之人，然内美、外美毕竟是两件事。而世人往往误认，以为有外美者必有内美，以故劬学穷儒，言虽是，不为世所重；缙绅阔阔，言虽非，不为世所轻。此亦目光之视差，识阅之幻觉。此种视差、幻觉，振古如斯，于今为烈，而西洋人为尤甚。吾国习惯，他种学问，内美、外美尚不甚相远，惟医学则极端相反。例如，章太炎、蔡鹤卿、康长素、梁卓如诸先生，皆负一时盛名，皆有名实相副之学问，假如有西国学者向以上四人扣中国中古哲学，吾知其答语必有价值，耐人寻味，不为中国羞也。而医学则愈负盛名者愈无所有，怀抱绝学者往往仅为乡医。如《诊余集》中之孟河贾先生，艺术之精如神工鬼斧，而衣食不能自给。又，东国三十年前亦有草鞋医生，其人常挈草鞋备阴雨，而能愈西医不能愈之病。吾曾目击有西人，挈洋行中买办为翻译，至某君处即问中国医学，事在壬寅、癸卯间。当时上海西医仅寥寥数人，某个中医中收入丰而交游广者，然其医学仅《汤头歌诀》《验方新编》。西人甚热心，问中医治病以脉，脉学之究竟如何，又问五行真意若何，某既答非所问，而买办复以意译之，结果乃怏怏以去。度彼西人日记中必有一条极可笑之文字，而某则扬言于人，谓西医来访中医学，其营业乃愈盛。世事阳差阴错，大都如斯，安有如玉盒子底盖相遇而吻合者？而此种视差幻觉，遂演成东方医学史之笑柄。又，近顷治医者方奉叶天士为第二仲景，又谁则能知《难经》《脉经》皆谬妄者？此中最高手方且死守其太阴湿土、阳明燥金之学说，自命为抱残守缺，抵死不服从西国新医学，亦抵死不能为有条理之论议以自申其意，故中国医学为尤不易判断，此其三也。

现在西医无有不蔑视中医者，然就吾以上三个理由观之，蔑视果正当否？恐正多商量余地。鄙人此篇之作，初不欲向西医饶舌，但世有学习西医之人，对于中国粹毫不爱惜，甚至谓轩岐杀人已四千年于兹，如此者，其人神经实太躁急，得吾说而存之，亦一剂安脑药也。第二，当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，无所谓秘密，又当知凡学有必具之条件，条件云何？即可以自喻，可以喻人，可以著书，可以传后，既如此，无所谓“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”。

中国医学所以如此破碎，皆“秘”之一字为之历阶，详秘之来由，仍

因于无学。譬如，吾有验方数十，持此方以治病，可以糊口致富，若公开之则不复能得钱，因所有者仅仅此方，安得不秘？若医学，则如吾上文所言，有学理，学理至细密，辨别至不易，若小有讹误，毫厘千里，如此苟不欲传人则已，如欲传人，耳提面命之不暇，又安所用秘？又，凡学术之实际皆演进的，其假象则退化的，拙著《伤寒研究·导言》中已详言之。是故一种学术，吾受之于师，治之十年、二十年，必有所损益，既有损益，必有变化，其所受学苟不误，则所损益变化必为演进的，如此则其学当成片段，既成片段，则其人必思于学术史上占一位置，既有此思想，则必设法使吾学能传而后已。此与传种思想同一天性，虽孔颜孟荀之贤圣，浑敦穷奇之凶恶，胥不能外此轨道，则又安有所谓秘密？《千金》云：“昔江南诸师，得仲景方，秘不示人，历年既久，遂使《伤寒论》破碎不完。”所谓江南诸师，皆俗医不能读仲景书者。吾尝以此自验学力，一两年前尚未能免俗，偶有心得，辄思秘而不宣，今则不然，乃知“秘”之一字未尽涤除者，学力限之也。

客或难曰：君之不辞疲精劳神以讲医学，无非于古书中悟得数条精义，今既不秘，直捷宣布此数条精义可矣，安用函授？曰：此却不然。所谓精义，当于无字处求之，是有本源，非可一蹴几者。况吾历无数艰苦，迄今凡十三年，乃仅得之，今兹所定课程仅两年耳，安有两年书不读，而能得所谓精义者？读者又虑脉学不能了解，必须临诊，此亦不然。若如王叔和、李濒湖之脉学，虽耳提面命，亦不能了解；若吾所言者，苟一悉心探讨，无有不彻底明白者。实习固必不可少，然亦不必有师，第最初当于家人、父子、亲戚、朋友之有病者，潜心研求其脉，以观其究竟，既确有把握，然后可为人处方耳。凡医谓“脉学仅可意会，不可言传”，皆自文之辞、不通之论也。

内经讲义

内经讲义自序

凡治中医者，无不知《素问》《灵枢》《伤寒》《金匱》之可贵。卒之治医者，或不读以上四书，或虽读之而茫无所得，不敢用其方；即用之，亦不能尽其变，则且功过不相当。若是者，亦安在其可贵哉？自世风不古，浅者忌人能而炫其能，炫者愈多，其说愈枝，去真愈远。有真能者，偶发一言，则众乱之，必使缄口结舌然后已。彼能者，自度口给不足御人，袖手而退，甘心抱残守缺，思得其人以传之。卒之不得其人，则其所能者渐就湮没。盖学术不见重于世也，久矣。晚近欧亚媾通，我黄农之胄，在在相形见绌，几无一长可录。推究因果，岂不以此？固不独医学为然。然紫色夺朱，郑声乱雅，其最难辨识者，必其最精深者。故百凡艺术之衰歇，医为尤甚。

鄙人治医才十年耳，其始知并世医家之技能，其后知宋元以下医家之著述，就各家著述得略知《伤寒论》之方药，以之治病多验，然总未奠确立不拔之基。偶读西医余云岫《灵素商兑》一书，未尝不废然思返也。

是时应亲友之招，日不暇给，间有西医谢不敏，不佞治之竟愈者。治病之方，则出自《伤寒》。而仲圣《伤寒》“自序”则谓：撰用《素问》。其始因《素问》难读而畏之，因《素问》满纸“五行”“甲子”而愈畏之，然因仲圣之序而读《难经》，因而罗列《千金方》、巢氏《病源》、《甲乙经》诸书，复从诸书以证仲圣之书，稍有所得，则益信《素问》。

间尝思之，医书浩瀚，必通《素问》，然后得其纲领；《素问》难读，必通甲子、五行，然后破竹而下。偶阅张介宾《图翼》，而悟《易经》所谓四象八卦，从四象八卦而悟《内经》所谓气运，因而得甲子之说，得五行之说。于是知《易经》无所谓神秘，《内经》无所谓神秘。

王冰、张隐庵注疏可商处甚多，其所以然，总以《内经》有神秘，故不能涣然冰释。而明清诸家，因一王叔和纷争聚讼，真众耳。

不佞已确知《内经》之可贵，若云治病，功过相掩，则尚有志未逮。世有继我而起者，庶是编比之五夜鸡声，去大明出地为不远矣，以故不敢自秘。九原不作，其书常存。见仁见智，在人自择。我不能见其全，此《见智录》所以名也。

壬戌七月既望，武进恽铁樵自识

《内经》发源第一

春秋时当有别本《内经》

《内经》托始于黄帝，尽人知其不确，然其发源则甚远。今本《内经》为王冰修改之书，王冰之前，必更经多次集合与删节，今本去原本甚远，不能以文字推测也。今就《左传》秦和之言一探讨之，颇有可推想《内经》发源之远者。

秦和诊晋侯之言曰：“天有六气，降生五味，发为五色，征为五声，淫生六疾。六气，曰阴阳风雨晦明也。分为四时，序为五节，过则为灾。阴淫寒疾，阳淫热疾，风淫末疾，雨淫腹疾，晦淫惑疾，明淫心疾。女，阳物而晦时，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。”赵孟曰：“何为蛊？”曰：“淫溺惑乱之所生也。于文，皿虫为蛊，谷之蜚亦为蛊；在《周易》，‘女惑男，风落山，谓之蛊’，皆同物也。”

《内经》以气属天，以味属地，以五色、五声配五藏，与“天有六气”数语尽合。惟《素问》之六气，为风寒暑湿燥火，此云“阴阳风雨晦明”；《内经》云“风胜则动，热胜则肿，燥胜则干，寒胜则浮，湿胜则濡泻”，与此处“阴淫寒疾，阳淫热疾”六句亦不同。晋侯淫溺惑乱而病蛊，意当与《玉机真藏论》“少腹冤热而痛，出白”之病同。

秦和引文字为说，引谷蜚为说，引《周易》为说，独不及《内经》，何也？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黄帝内经》《黄帝外经》，又有《扁鹊内外经》《白氏内外经》，其书皆无可考证。意扁鹊之著《内经》者，当是轩岐时人；战国时卢医治扁鹊之书，因号扁鹊，亦未可知。果尔，春秋时当有数种《内经》，且其书必为医师所秘藏，故不见于他种载籍。秦和所以独不及《内经》，又或者秦和博学，文学亦长，因“风寒暑湿燥火”为医家术语，语之不知医者，不易索解，不如“阴阳

风雨晦明”为普通语言，不烦疏证，因而变其文以说。二者均未可知。仅据秦和之说，已可想见医学在春秋以前至少有千数百年历史，且可知春秋以前早已有《内经》之书。藉非医者秘不示人，《内经》之书名断无不见于他种古籍之理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以有《内经》之名，则因汉朝求遗书也。

《内经》成书第二

内外经

《内经》之名，始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汉文帝时，淳于意奏对，犹言“黄帝扁鹊脉书”，不名“内经”。观意奏对各医案，是所谓《黄帝扁鹊脉书》者，当即今本《内经》（说详下章）。第观仓公医案，以脉色为主，则公乘阳庆所有者，当仅为今《内经》之一部分，故不言“内经”而言“脉书”。内者，对于外之辞。有“内经”，自必有“外经”。《外经》今不传，以《庄子·内外篇》例之，犹可得其想象。《庄子》成序云：“内以待外立名，内则谈于理本，外则语其事迹。事虽彰著，非理不通；理既幽微，非事莫显。”又，《内经》有“上经下经”“揆度奇恒”之语，《病能篇》曰“上经者，言气之通天；下经者，言病之变化”亦是一例。准此，《内经》当为论患病原理之书，《外经》当为论治病方法之书。

汉以前无《内经》

然无论内外经，当非汉以前所有，其缘因无他，简策本不便，学问以记诵。战国时，学者竞言著述，医师则秘其真者，宣布其伪者；或传授子弟，秘其一部分，宣布一部分。医学在当时遂不能露头角于学界，而和、缓、越人仅仅以名医见称。推究所以致此之由，厥有二端：其一为自私自利而秘，孙真人谓“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”，以后例前，当相去不远；其二为珍惜学术而秘，故《内经》常言“非其人勿教，非其真勿传”，以故公乘阳庆谓仓公“尽去而所学，非是也”。《内经》言脉者，仅《脉要精微》《平人氣象》等数篇。仓公所得，似不止此数；《仓公传》中所用方名，亦为今《内经》所无，殆无不因于“秘”之一字。《内经》之名不见于汉以前之书，是不得谓汉以前有《内经》也。

《内经》有三种文字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汉兴，改秦之败，大收篇籍，广开献书之路。孝武时，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。”又，河间献王、淮南王亦竞求遗书。意《内经》必于此时出世，以献书可以得上赏也。夫既人守其师说，秘不示人，必多讹误，此时之《内经》必不易读，故仲景《伤寒》序云“观今之医，不念思求经旨”，即因难读，故读者少也。

献书为求赏，自多多益善，故一时内外经并出，至三家之多。且既人守师说，必彼此互异，或此有彼无，又必曾就所得数十种校勘一过，则必曾经侍医李柱国之手，有所增损删润。然则今日《内经》中，有春秋以前文字，有战国时人文字，有西汉人文字也。故其古者甚古，如《太始天元册》文“太虚寥廓，肇基化元”等十四句，绝似太公《阴符经》、老子《道德经》。《内经》中凡类此之文字，皆饶有古意，所当深思潜玩者。劣者甚劣，如岐伯对黄帝云“此所谓圣人易语，良马易驭”，此岂古代臣下对君主所宜有？较之《尚书》中都兪吁咈，宁不有雅郑之辨？凡若此者，恐皆识字不多之医生所为，而为李柱国、王冰修改时淘汰未尽者。其平易通顺，类《礼记》中《坊记》《乐记》诸篇者，疑皆西汉人手笔也。宋儒谓《素问》为战国时人所为，盖未深考，想当然耳。